

蒙學四書讲义

一
函
四
冊

四書講義卷九

當湖陸隴其稼書氏著

論語

子適衛章

這一章見聖人胸中有一個完全的仁體有一個完全的王道觸著便發庶哉一歎便是老安少懷的心腸富教二字便是老安少懷實際處因衛而發不但衛當如此庶哉內有望之意有憂之意望之者唐虞三代之治當春秋時尚易復也憂之者此時不復後來世變將益甚江河日下無所底止此時富教兩字便旋轉洋溢方寸中故因冉有之問卽隨口發出富字緊從庶字發論庶難富亦易富教字緊從富字發論富難教亦易教然卽不庶亦應使富卽未富亦不可無教庶富教雖有次序卻不重在次序上只重富教不可須臾緩有及是時明其政刑之意一則此時去先王之世未遠井田之制猶存卽學校中尙未有異氏之學整頓尙易不比孟子時欲行井田必先正經界欲復學校必先黜異端有許多棘手此望之意也一則風氣漸趨於薄上不富之彼將自謀富黠者必操奇贏以網利強者必恃豪暴以恣取上不教之彼將自爲教君子與君子必以學術相勝負小人與小人必以意氣相倚伏一切貨殖游俠異端之徒將雜出於天下此憂之意也然總之是王道不是伯術是仁政不是功利是稷契皋夔事業不是管商作用富教二字當時聖門弟子平居必講有條目如周官王制之所載故冉有聞夫子之言不復問如何富之如何教之今處古制既湮之後須就註中所謂制田里薄

賦斂所謂立學校明禮義各就經典中一一求其實際不可專守一空話頭如大學衍義補文獻通考二書雖未盡合聖賢經濟然備載古今沿革之故於此細玩便見後世所以不如三代者如何三代所以異於後世者如何富教條目亦可得其大概若只空說一個富教濟不得事或疑古法不可施於今晚村嘗論此云問如何富之曰行井田問如何教之曰興學校此心是實心此政是實政舍此雖聖人亦無他具也秀才好言權變動云古法不可施於今只是心體眼孔俱低小耳此段議論最足破俗儒見識宋陳同父自謂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究其實只說得漢唐伎倆何其陋也三代後非無賢人君子遇可以大有爲之時不能挽天下於文武成康之世者皆爲這一種見識誤事學者不可不看破

衛自文公渡河而南遷於楚邱其康叔舊封已屬於晉左傳及漢書地理志可考時文漫指夫子時之衛爲鄙鄙衛之衛者非

鄉人皆好之章

這一章是論觀人之一法如論語視其所以章孟子觀其眸子章皆是以我去觀人不專恃鄉評以鄉評論人特其一法耳子貢是個方人的人好用自己聰明至此乃欲以鄉人之好惡爲準此是其學問進一步處然鄉人之好惡豈可便以爲據如以鄉人皆好而遂信爲善人則焉知其非同流合污之人鄉人皆惡而遂目爲善人則焉知其非詭世戾俗之人鄉人之論未必盡是亦未必盡非如何可以此論人乎夫子謂欲考鄉人之論

必先別鄉人之類蓋鄉人中有善者亦有不善者如其人而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則可見其志行之美足以取信於君子而立心之直又不苟同於小人以此論人其庶幾乎然此亦未可爲一定之法也特以子貢所謂皆好皆惡者比之則不如耳不如云者猶言彼善於此也蓋人情變態無窮有君子而善人未必好者如周濂溪初時不爲趙清獻所喜有善人好之而未必君子者如司馬溫公以蔡京爲能辦事有君子而不善未必惡者如程明道狡僞者厭其誠暴慢者致其怒有不善惡之而亦未必君子者如宋時王呂章蔡之相傾吾若一以善者不善者之好惡爲準豈能無誤乎況吾欲以善者不善者之好惡爲準而善者不善者又將何以定之萬一平時誤認善爲不善不善爲善而又以其好惡定他人之善惡豈不誤而益誤乎若論觀人之法則必如夫子所謂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方是無弊之道察也者采之公論斷以獨見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聽其言觀其眸子皆包在內不專恃一法也然察之一字又豈易能哉必平日有居敬窮理之功夫能辨得天下之善惡不然在我者皆私意偏見如何能察所以子貢方人而夫子曰夫我則不暇蓋謂是也蘇子瞻謂知人之明不可學固無是理然亦不是容易學的學者欲求知人之法且先去居敬窮理工夫

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這一章論士因子路所不足而言大抵士也者雖淺深高下不同必能以學問變化其氣質使一味氣質用事則亦不可謂士矣故氣質柔弱者必養得有一段方正的氣象氣質剛動者必養得有一段和厚的氣象而這

一段和厚氣象尤是士之本領。勉齋黃氏曰：所謂士者，涵泳於詩書禮義之澤，必有溫良和厚之氣。此士之正也。至於發強剛毅，則亦隨事而著見耳。子路負行之氣，而不能以自克，則切慤怡怡之意常少。故夫子箴之。此一條說此章大意最好。再將切切慤慤怡怡六字細味之。朱子曰：切切者，教告懇惻而不揚其過；慤慤者，勸勉詳盡而不強其從；二者皆有忠愛之誠，而無勁忤之害。觀朱子之論，切慤可見這六個字都是和厚之意。不但怡怡是和厚也。這段氣象正是子路所不足。經夫子提出如和扁之用藥，恰中其病，這不是空說便要子路想這段氣象從何而來，非積之厚養之深，豈一日閒可裝飾得出的？然則講習討論之事不可一日弛矣。省察克治之功不可一刻懈矣。士之名豈易副？士之實豈易盡歟？又恐其有了這個氣象，不知分別一概發出，則卽此氣象又生出病痛來。故又申言之曰：朋友切切慤慤，兄弟怡怡，非謂朋友不必怡怡也，但當以切慤爲主；非謂兄弟不必切慤也，但當以怡怡爲主。推之亦不但朋友兄弟總之當切慤處，便切慤爲主；當怡怡處，便怡怡爲主。如醫之用藥，這一劑某藥爲君，那一劑某藥爲臣，絲毫不爽。說至此，真是十分細密，一毫也粗不得，一毫也浮不得。切慤怡怡，猶當善用之。如此而況一味行行者乎？以子路之氣質，若不是夫子這樣切磋，如何能成得賢者？然看其何如，斯可謂士一問，則其胸中原有不自安者。他平日何等樣氣魄，何等樣才幹，忽然發此問，便有歉然不敢自以爲士的意思。此所以能受夫子之教，而在四科之列歟？今日學者讀了幾篇濫時文，便儼然以士自居，試想與這切慤怡怡氣象有幾分相似？真是可恥，然又不要看得太難了。誠能涵泳於詩書禮義

之澤講習討論省察克治日積月累自家氣質消磨得一分便與這氣象近一分推而上之美大聖神無不可以學問做成何況此所謂士

切切固屬情意然情意亦卽在語言上見故大全朱子以教告言之此切憊二項內俱有忠告意俱有善道意明季講家有云切切憊憊怕怕大字成文如溫良恭儉讓五字折開不得此等混話俱是從皮膚上起見不會想聖賢神理本不足道然或有惑於其說者近日仇滄柱呂晚村力黜其謬最是

克伐怨欲章

這一章見制私不足以爲仁而仁之爲仁可知大抵人心本來皆仁都被克伐怨欲之私累之先要將這四個字看得明白大全胡氏謂克伐者因己所有而生氣盈也怨欲者因己所無而生氣歉也蓋這四件病痛不同總是氣質用事總叫做已發於事前便爲意必發於事後便爲固我發於喜怒哀樂便皆不得其正發於視聽言動便皆背違乎禮發於子臣弟友之間則綱常多欠缺發於酬受取予之介則操守多遷移譬如風寒感入臟腑一般發在頭目則成頭目的病發在手足則成手足的病總是這個風寒故天下人品學術政事之壞都由這克伐怨欲四件所以原憲平日用力制這四件不許他發出來這也是至難的蓋這四件其力至猛卒然而發如奔馬之不可控遏其勢至大悍然而來如江河之不可隄防而且時夾雜於義理中其面目最難認時倚靠於利害上其根腳最難除不是憲的力量不能制他使不行有這一種人也強如人欲橫流的故夫子曰

可以爲難矣原是贊他的口氣明季講家謂夫子道他做得喫力走了難路乃是不滿之詞此謬說也但憲卽以此爲仁則其認仁字尙未清楚故夫子又抑之曰仁則吾不知也蓋仁也者當理而無私心之謂也克伐怨欲不行可謂無私矣未必能當理也且徒制私使不行於外則心仍未必無私也故程子謂其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與顏子之克己大不相同潛藏隱伏於胸中已不是仁況藏者必至於潛滋暗長伏者必有時乘閒抵隙依舊要行出來如何叫得仁若論爲仁工夫必如夫子所以告顏再者一從敬恕入門積漸做去一從克復下手勇猛做去皆是拔去病根之法且不止拔去病根兼培養元氣之法以不行對縱欲者言則不行爲難以不行對克復敬恕言則不行又不足爲難矣使憲再問夫子必隨其病之所在授以爲仁之法不知當時何故竟不言程子所以深惜之然亦有說焉大抵聖門高弟皆是切問近思如行路然進了一程又進一程若第一步不曾著實不敢走第二步問答之間皆非隨口亂問當時憲聞夫子之言必汲汲在自家身上切己體認病根之未拔去者何在認得了病根然後再請藥方未遲所以默然無言正可想見其切問近思處不是蠢然無知而不問也學者讀這章書要將克伐怨欲四字各於自家身上省察這四件隨人氣質不同所犯各有輕重然不論輕重但有一毫必須連根拔去又恐怕病根雖去元氣未復須更念念事事都要合天理顏子工夫未易學且從仲弓敬恕做起一刻也鬆不得一處也疎不得真是難事及早做去不知何時到得仁的地位若苟且因循不知不覺汨沒於四件中豈不可惜

按雙峰饒氏云四件病根在一欲字有所欲則貪多而求勝遂其所欲則誇伐不遂其所欲則慍恨曰文本是平說然如此看亦好又按大全朱子曰克伐怨欲只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依此則克己工夫只在復禮上了蓋克復二者本互相爲功也若良知家謂提良知作主這四者自然日消日化此又與朱子之說似是而不同朱子之說是以理爲主所謂提良知作主是以心爲主正是原憲不行的法

子路問成人章

這一章言成人要具衆善而造於純粹之地不可以今之成人自限上一節是中行下一節是狷上一節是魯人君子下一節是有恆上一節亦只是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尙未是聖人地位論成人必如聖人之踐形盡性方纔無愧於人然這個地位不是學者容易到的聖門教不躐等且降下一等使他到了材全德備中正和樂地位則聖人亦不難至矣知廉勇藝皆是學者所不可少的若無這樣才德空空說個中和亦不濟事這四項也有從天資上來的也有從學力上來的但未到中和地位則不免有病痛所以既要兼此四者又要文以禮樂文以禮樂卽是立於禮成於樂工夫禮樂俱兼本末說內盡其中和之實外極其度數聲容之美氣稟學問中有疵類處則以此消融之氣稟學問中有得力處則以此涵養之所謂文之也文非假飾於外亦非寂守於內徹內徹外皆中正而無偏倚和樂而無駁雜至此則不見有知廉勇藝至此而方成其爲知廉勇藝下

聖人一等便是這等人矣豈不可謂之成人乎人須要立個志必要望了這等人做進去氣質未融必變化之使融學問未至必強勉之使至勿忘勿助如射者之期於中的不休如行者之期於到家不到不休方纔不負了做個人不然縱使有見識有力量天資高學問好只做得一今之成人而已今之成人不是天限住他只可如此不是聖賢寬假他只要他如此天命之性原無古今聖賢道理亦無古今只因今之風俗日下有稍能自拔於流俗者便不敢苛責他了今之名節日衰有稍能自勵於名節者便不敢深求他了故自言利之風徧天下有一見利思義者便指爲奇士偷生之徒滿海內有一見危授命者便歎爲異人反覆狙詐不知羞恥者比比而是有一久要不忘者便目爲真儒此等人只是一個主忠信的人以古人視之氣質未必盡消融學問未必盡滿足尙是進步之時未是佳足之時以今人視之天下豈易得此材質豈易得此學術不得不推爲豪傑之士不得不奉爲聖賢之徒亦可以爲成人矣此子路所已能者夫子指而言之欲其因所長而造乎其極亦猶因不忤不求而謂其何足以臧也今日學者未能到子路地位且要從下節做工夫起先將義利生死關頭打破了再要將虛僞根苗斬盡了使脚跟立定然後可去做上一節工夫猶之富與貴章先要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熟也這義利生死關頭是最難打破的這虛僞根苗是最難斬盡的以見利言之這利字要看得好若是尋常貨利雖中人亦能勉強慕義惟當至窮至困之時這個利關係我仰事俯育之計身家榮枯全視乎此且又現在面前不待巧算曲計而可得斯時有志之士亦不能不動心以見危言之這個危字也要

看得好若是無可躲避的雖怯夫亦能就死謂之危則尚在可生可死之界有許多歧路可以避得有許多曲徑可以走得禍福存亡只在吾一念間且又明白易曉利害了然斯時即有力量人亦不能不轉念以平生之言言之若是無所關係的誰不樂踐約惟當事勢阻礙之時踐之或大不合於時或大不便於我且又言出已久人都相忘了吾即不踐亦未必有人責備我斯時即真誠之士亦不能不隨意然學者苟於此處立不定便不是堂堂正正的人了雖要到材全德備中正和樂地位無下手處不可不猛省

註材全德備指兼四子之長言中正和樂指文禮樂言雪峰胡氏以不欲爲德知勇藝爲材蒙引又以廉勇爲德知藝爲才皆有未安知廉勇俱是德藝是才故下節思義是廉授命是勇只缺得知藝而註云才知禮樂有所未備明是以才字代藝字然又須知分言則知廉勇爲德藝爲才合言則四者俱是德故註德成於內德字便兼藝在內而語類亦有四德之目

以升堂入室言之下一節是升堂上一節是入室若善人不入於室之室則又是指聖人地位言蓋室字有淺深也

久要註只訓舊約諸家謂是平生期許之言如志道德者期周孔志功名者期伊呂說得偏且是志不是約

君子思不出其位章

這一章思字是以臨事之思言若學者平日讀書講道天下事皆其分內事皆當講究原非位之可限雖中庸言慎思子夏言近思然皆不是以位限定惟是事到面前須要審我之位有事當如此而我之位不當如此者便亂做不得此比思無邪更細一層邪者違理之謂也出位者未嘗違理而不合乎時中之謂也這位字要看得好註謂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然上章位字說得粗位對政言不過是公卿大夫之位此位字說得細隨處皆有位富貴貧賤患難位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位也同一君臣而親疎之不同同一父子而嫡庶之不同以至處治處亂處盛處衰又種種不同莫非位也又加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有一件則有一位當揖時則有揖的位當讓時則有讓的位位變則理從而變昨日之位應如此今日之位又不應如此彼處之位應如此此處之位又不應如此內而喜怒哀樂外而視聽言動須要恰合乎位之所當然稍有過焉是出位也稍不及焉亦出位也此比素其位而行亦較細素其位而行只是富貴貧賤患難之位這出位病痛大抵皆起於思思得一毫不差發出來方能不差然思最難得不出位有因適莫而出位者有因意必固我而出位者有溺於聲色貨利而出位者有拘於氣稟習俗而出位者有感於異端曲學而出位者有志動氣而出位者有氣動志而出位者內而徇己則見有身不見有位外而徇人則見有人不見有位見之不明則不能不出守之不固則不能不出是必有居敬之功然後心事一而不出有窮理之功然後心精明而不出是非君子不能君子只是運用天理到爛熟的人此心如權度一般隨物之輕重長短各還其本分無一絲過不及位應如是思卽如是

無一物可以搖惑得他無一物可以牽制得他千變萬化卻只在一定不易的道理上所以在易爲艮止之象
易所謂不獲其身者言君子只見此位之理而不見有身也見有身則不免徇己而出乎位矣易所謂行其庭
不見其人者言君子只見此位之理而不見有人也見有人則不免徇人而出於位矣孔子之從心所欲不踰
矩此不出位也顏子之如有所立卓爾此不出位也孟子之無恐懼疑惑而不動心此不出位也大學之止於
至善中庸之發而皆中節此不出位也大全南軒張氏曰位非獨職位大而君臣父子微而一事一物當其時
與其地所思止而不越皆不出其位也說得極明明季講家乃有以心爲位以此心動而無動爲不出位且引
程子心要在腔子裏以證之晚村謂程子是說存養心體非說思也足破其謬矣學者讀這章書切不可粗看
了若秀才閉門不管閒事便可謂不出位則人人皆君子矣這不出位不是容易的事日用間一言一動稍與
其位之理不合便是出位試返躬自省一日之內還是出位時多還是不出位時多須將居敬窮理工夫猛力
去做做得一分方能免得一分出位或疑思而稍出其位猶賢於廢思者如不曰如之何如之何此賢賢而不
知思者也佛老之徒溺於虛無而不肯思者也其病痛更甚於出位不知思而出位病痛正不小從古敗壞天
下之人豈皆不思只是思出其位耳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莫謂稍一出位無大關係也

君子道者三章

這一章是聖人望道未見之心蓋道體原無盡聖人未嘗自見其有餘故子臣弟友則曰未能學不厭誨不倦

則曰何有於我君子道者三則曰我無能焉皆實見其分量之無窮而有歉然不自足之心非自見其能而故爲謙辭也自天下觀之仁知勇莫如夫子夫子則以爲仁知勇之詣無窮我不能如君子之兼備自天下觀之不憂不惑不懼莫如夫子夫子則以爲憂惑懼之境無窮我不能如君子之盡絕故惟知憤忘食樂忘憂以自勵於仁知勇而已敢曰我能仁知勇乎惟知如臨深如履薄以自遠於憂惑懼而已敢曰我能無憂惑懼乎耳順從心特言其所得耳於道實見其未盡也老安少懷特言其所志耳於道實見其多歉也不必推至天地猶憾堯舜猶病而後見其無能卽庸德庸言間已見其無能然此特夫子之自言耳其實則道如夫子亦可以無憾矣仁知勇如夫子亦可以無憾矣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者夫子也而憂何有焉一理渾然泛應曲當者夫子也而惑何有焉依乎中庸遯世不悔者夫子也而懼何有焉在夫子自視雖實有不足而非謙詞在人視夫子則實謙詞而非實有未足故子貢曰夫子自道也亦猶公西華曰正惟弟子不能學也蓋夫子之自責固卽所以勉人當日聖門高弟聞夫子之言亦無不思自勉今日學者讀這章書便當思學不可自足以夫子之聖猶曰我無能吾輩何處可用得一毫矜張又不可不知自奮當日夫子自謂無能非安于無能已也便去好古敏求便去下學上達自十五至七十無一刻不孜孜於學吾輩今日安可使自盡

語類朱子有一條云東萊說聖人無謙理本無限量不會滿此說也有意思然把聖人做絕無此也不得聖人常有此般心在如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分明是有功有勞卻不會伐按東萊說是前一節意朱子說是

子貢節意凡言謙詞者皆當如此兼看

莫我知也夫章

這一章是夫子自以其所學示及門開口說莫我知便是警醒學者之意不要錯認做明王不作世莫宗予之意大旨與無行不與章相類與道不行等章絕不相干蓋謂我之道固人人所當知之道亦人人所能知之道而無如知吾者鮮愚魯者既不能知聰明者尤不能知視我愈重去我愈甚可歎矣當時及門弟子莫不求知夫子之道如子貢者尤所謂知足以知聖人者也忽聞此言不覺驚愕疑其有高遠而不可知者不知夫子之道非以高遠而莫知正以不高遠而莫知蓋高遠則驚人耳目而易知不高遠則平淡無奇人多忽而不知聖人一生只做得下學工夫所以先言不怨尤者下學須從不怨尤始吾人一開口一舉念便涉怨尤如何能下學猶之敬事慎言必先言無求安飽君子素其位而行必言不願乎其外也下學卽是大學之三綱領八條目中庸之尊德性道問學論語之博文約禮慎忘食樂忘憂只管下學自然上達不是下學外別有個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是下學熟便能上達志學而立不惑是下學知天命耳順從心便是上達方其下學固皆平常日用之事及其上達亦只是下學之熟並無一毫奇異此個光景只是夫子自知默與理契而已三子不免求之高遠方疑夫子爲有隱豈能知其妙蓋記誦辭章之學易知而此學難知虛無寂滅之學易知而此學難知故曰知我者其天乎此卽是莫我知之意存疑謂這天是蒼蒼之天而天之所以爲天者理而已若泛

以理言理無知何以能知得聖人存疑之說固是然這天雖兼蒼蒼之天言而所重仍在理不比出王游衍之天所重在彼蒼之監臨也理本無知但與聖人所學恰好相符便謂之知我及門之內許多智深勇沈之士夫子卻如此說卽所謂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知我者其天句止要見篤實模樣不要看作是贅註中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妙是朱子深味出來不是夫子口氣學者讀這章書須知聖人只是這下學一部五經四書都是說下學若不從下學入手縱智勇絕世卻是門外漢然不曾打破得怨尤一關亦不能下學此一關最難無論他人卽屈原行吟澤畔只做得怨尤不會做得下學須先將自家胸中怨尤病根盡情斬去不留絲毫方能下學

註以循序漸進解下學上達蒙引主積久說是由卑而高由近而遠以漸而進到知行之極處是爲上達存疑主逐節說則學一件事便知一件理學與達只在一時上與下只在一處存疑是泥於程註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之言蒙引云程子說忒緊了程子只恐人認上達在下學外故云爾按蒙引最是然其實程子亦是主積久說所謂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者言初閒只管下學到後來便上達並無別樣工夫不是謂一下學便上達也其以人事天理分上下者初閒非離天理也但只見人事到後來神明默成時非離人事也但只見天理至若大全有一節上達全體上達之說卻似兼蒙引存疑所說則朱子已言其不是矣

講家有以墮黜聞見獨持心體爲下學者謂如此方是子貢對病之藥不知子貢病痛不但在專事聞見不

求心體其聞見處亦不著實夫子此處指示正欲其隨事精察而力行之豈欲其墮黜聞見乎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正下學之事惟金溪姚江乃欲脫去聞見獨求心體豈可以亂聖人之下學哉若一貫章則子貢工夫已進步與此又不同然亦非便抹倒聞見也

子路問君子章

這一章朱子謂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一句便說盡了蓋敬字若淺看只是一身上工夫就一身上看亦只是一件工夫若深看則這敬字只怕充積未盛耳充積到盛時則敬字外別無學問亦別無經濟內聖外王之事無不在其中矣夫子初頭說一句修己以敬便貫徹上下包舉遠近而統言之子路卻淺看了故謂君子有許多工夫許多事業如何只說得一個敬是未識敬字也夫子就敬字內指其及人者言之謂修己以敬便可安人未可輕看了敬字也子路猶疑君子之工夫無窮事業無窮如何仍說得一個敬是猶未識敬字也夫子又就敬字內指其極而言之謂修己以敬便可安百姓除了敬字再沒有工夫了再沒有事業了蓋論到安百姓須要體信如中庸致中然敬則自能致中須要達順如中庸致和然敬則自能致和須要誠要明然敬則是能誠能明參天地贊化育皆是這敬做成的天地位萬物育皆是這敬做成的雖聖人如堯舜猶未敢自謂能盡敬之量蓋堯舜之世豈無一物不得其所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爲病卽是以未能敬爲病如何可輕看了這敬字後世天下多事百姓不安不是意氣用事則是意見用事不是拘於氣稟卽是溺於物欲能敬則百病

俱無了存得一分敬便除得一分病敬到極處便無絲毫病痛心平氣和靜虛動直豈有不能安百姓的理今日學者要做君子須先理會這敬字先儒謂整齊嚴肅是敬之入頭處主一無適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是敬之現成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大約不出此數端若非敬則雖日講學問日講事業都無頭腦終於無成耳所以朱子於大學或問中特提一敬字作主謂古人於小學時這敬字工夫都做成了方能去做八條目今人不曾於敬字上用得功這八條目如何做得來子思作中庸亦先提戒懼慎獨至於堯舜禹之欽湯之日躋文之緝熙無非是這敬不是說空空一敬便完事了一切致知力行工夫都是敬做成的切莫看小了這敬字

女以子爲多學章

這一章當與曾子一貫章同看但彼以行言此以知言耳所謂一者未嘗不同也今且先將一字認明白了則兩章之旨如破竹矣今人皆指此一爲一心未嘗不是然須知這心是如何樣的心又或指此一爲一理謂是此心之理亦未嘗不是然須知此理是如何樣的理釋氏亦言心明季講學家如湛甘泉輩亦言體認天理但彼所謂心所謂理只指得昭昭靈靈的一段精魂這個如何貫得萬事萬物聖人所謂心所謂理是從萬殊處精煉來是極實的而不是空虛的所以便能貫盡萬事萬物這個一在聖人身上難以形容故先賢都借學者之心推之學者之心與聖人之心只是生熟之不同熟了便是一樣故曾子以忠字當這一字程子則謂言仁義